

## 悼 亡 友

如 萍

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是現實人生的四道難關，任何人都無法逃掉；尤其是「死」，更是其中最緊要，最痛苦，也最慘的一關！不管你是頂天立地的英雄豪傑，或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的聖碩賢哲，只要是由「生」而來的，便得由「死」而去，誰也不能幸免。

時代進步，人可以憑着靈活的頭腦和萬能的双手，製造出許許多多奇奇怪怪的東西來，在日常生活上盡量地求其舒服；但對人生最要緊的死亡問題，却一籌莫展！尤其近幾年來大量製造的氫彈，原子彈等殺人利器，真可說是日新月異，花樣翻新；但事實上這並不能表現出人類的高度聰明和能力，相反的，却是一種莫大的諷刺——爲什麼科學家只會發明殺人利器，而不能研究活人的良方呢？不僅不能使人類長生不老，甚至對一些奇怪的病症依然是束手無策，聽其死亡！

我的朋友王君，是一位好說好笑天性暢快的外向型人物，不管對任何事物，他都抱着近似幼稚的樂觀看法；不過，近年來也許因爲隻身海外，不免有身世飄零之感，往往借酒洗愁！前些時，他突然病了，起初他沒大注意，認爲待個三五日的，自己就會好了；想不到病勢却越來越嚴重，等到朋友們催促着他去醫生的時候，已經是非住

院不可了。

入院之後，他顯得非常急躁。因爲他是個靠勞動謀生活的人，一日不工作一日的生活便成問題；更何況他還想在這年輕力壯的時候多積蓄一點，以備將來之用，所以他總是盼望着能够早一天全癒。理想與事實總是有着相當的距離的，他的病經過無數次的會診、檢查、化驗，並用了許多最新的藥物，不僅毫無起色，却始終連什麼病都診斷不出來！因此，病情便一天天的更加嚴重了：腹部膨脹，時時痛疼難忍，手脚浮腫，全身高燒，食量漸漸減少……延至上月十三日，他也實在受不了啦，院方才決定給他動一次手術。在動手術之前，不但他自己認爲一下子就會把病根剷除掉，甚至連朋友們也都十分樂觀；同時手術進行進的又是那麼迅速、順利，可是，誰又能料到，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呢！

動過手術的下午，我去病房看他。見他靜靜地仰臥在病床上，緊閉着微凹的双眼，鬚骨顯得特別高；更因流血過多，臉色蒼白得非常高難看。當時我並沒覺得難過，只認爲是開刀後的必然現象。然而當我步出寂靜的病房，在走廊上正碰到替我朋友動手術的外科醫生；我還沒來得及問當時的情形，他却把我悄悄地拉到一旁，然後鄭重地對我

說：

「你對今天的手術感到驚奇嗎？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——不過，你可不要讓病人知道——你的朋友所患的是一種絕症——肝癌，如果早發現本來可以把患病的部份全部剷除的，但是現在已經晚了！……」

我被這突如其來的噩耗嚇了一大跳，使我半天說不出話來！在死神還沒降臨之前，我仍存有萬一希望，我問醫生是不是還有其他方法可以挽救，他只是搖頭，最後他並對我說：「站在朋友的立場，惟一可盡的義務，多弄點他喜歡吃的東西給他吃好了！」

人真是太可憐了！越是在生命完全絕望的時候，求生的慾念越特別高。我的朋友就是這樣：雖然他的病情已嚴重到接近死亡，瘦弱得幾乎連呼吸的力氣都沒有了，他却仍在計劃着如何去工作，如何多賺點錢，如何把未來的生活弄好一點。我想這時我如果把他將死的消息告訴他，他可能馬上就會死去的；可是，爲了使他在死以前不再增加心靈的創傷，雖然我和他是很知己的朋友，我却不得不對他撒次謊：「你的病快好了，不過身體太弱，要吃什麼的話，儘量跟我說——不必考慮錢！」唉！他又能吃什麼呢？除了一點點牛乳、米湯外，連最新鮮的水菓也都不能下嚥，如果勉強吃一點，不是腹脹的更厲害，就會引起嚴重的嘔吐！

照管，就是死在病床上還不會有人知道呢？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他的病勢與時間成正比地進展着，舊病之外，漸漸地又增添了許多複雜的新病，腹部的傷口也跟着發炎了。更因爲身體過於瘦弱，骨節都暴露在外，再加成天的反覆掙扎，以致渾身皮膚被磨擦得傷痕纍纍，血肉模糊，真是令人不忍卒睹！

在他病勢惡化了的幾天中，除了打上麻醉針可以昏迷一會外，其餘的時間便完全在呻吟呼喚，痛苦掙扎中度過，有時更難過得咬牙切齒，滿頭流汗，痛苦已達極點！每次我看到這種痛苦情形，除深深地替他難過外，便在一旁默念觀音菩薩的聖號；雖然我的朋友他並不是佛教徒，但我也希望能藉佛菩薩普被的恩德，爲他解除一部份痛苦！

在萬分痛苦中，他又掙扎了十多天，終於在一天中午嚥下了最後一口氣，永遠離開了這痛苦的人間。現狀至爲淒慘，氣絕之後仍睜着双眼，被病痛蹂躪的痕跡，依然清晰地擺在他那瘦削的臉上！……我看了這種情形，不禁心如刀絞，更產生了一種「冤死狐悲」的感傷！雖然我的未來不一定和他一樣，但起碼是要從他這條路上「走」的；現在既然親眼看到了病的痛苦與死的可怕，今後有生之年，我一定要好好利用——積極地向了脫生死的大道上努力邁進！

慟悼之餘，謹以本文紀念我的亡友，並藉以警惕自己和還沒有尋覓到解脫生死大道的朋友們。